

【忆海拾珠】

□张世铨

从花轿、花马车到花汽车 一个压轿童子的婚俗回忆

五六岁开始当压轿童子

老济南婚俗中有很多讲究，其中有个讲究是，去迎亲的时候花轿不能空着，一般要找一个父母双全的小男孩压轿，称之为压轿童子，也叫压轿孩儿、压轿生。

回想七十年前，笔者五六岁的时候，做过几次压轿童子。第一次，是我的六哥结婚。过去，济南常见的轿子，有四人抬、八人抬的两种，所谓四抬大轿、八抬大轿。当时，我压轿的是四人抬的。那四位轿夫，步伐整齐，缓缓前进。可能是我这个五岁童子太轻吧，压不住花轿，那轿子颠得厉害，摇摇晃晃。幸而轿内座位前面备有一个挡板，扶着还好受些。

花轿临行前，家长对我讲了做压轿童子的要点：到了目的地新娘家，不可自行下轿，要等着对方来接；对方不给礼物或红包不下轿……花轿迎亲还有一个老规矩，无论新郎、新娘两家多近，花轿不可直来直去把新娘接来，寓意是不走回头路。我第一次坐花轿就碰上这个问题，新郎、新娘住在魏家庄同一条街上，相距不到二里地。结果，花轿出发的方向完全和东边要去的新娘家背道而驰。它经魏家庄本街的西头出去，在乐队的引领下，伴着喇叭的震耳吹打，绕道纬一路、经二路等几条大街，好歹转到魏家庄的东头，到达了近在咫尺的新娘家。我完成这个既简单又复杂的迎亲任务，如释重负，连跑带跳地回到附近的家里。

花马车与花轿街头常相遇

我最后一次做压轿童子，和前几次情况有所不同。那是我的三哥续弦，前去城里迎接新三嫂，路途较远。当时济南移风易俗，迎亲轿子逐渐被新式马车、汽车代替。我这次迎亲坐的就是花汽车，确切讲应该叫压车童子才是。领路的乐队也与时俱进换成了大号等西洋乐器，显得更加热闹了。

但一些迎亲的老规矩基本未变。仍然是等新娘家的人请



迎亲的四抬大轿



拜堂成亲(资料片)

我并给我礼物，我才下了花汽车。花汽车也和花轿一样，为了避免经过同一个地点，它来回的路线绕了一大圈。好在花汽车比花轿坐着舒服，还可以和司机说说话、看看街景，不像封闭在花轿里那么闷得慌。

我做压轿童子的那个时期，恰好是老济南新旧婚俗的过渡阶段。拿迎亲的队伍来说，有的赶时髦，雇用或借用花汽车，有的还是沿用旧制坐花轿。乐队也是亦中亦西。往往两家的迎亲队伍在街头相遇，会引来无数的行人围观；花轿、花汽

车相向错过，一边是民乐队的丝竹管弦合奏，一边是军乐队的洋鼓洋号齐鸣。如此这般的中外婚礼进行曲混声大合唱，真为济南这座古城平添了说不尽的洋洋喜气。

此外，当时的婚娶礼制，新式家庭和老门老户的做法也多有不同。有些家庭迎亲还是讲究派送多少礼盒，有些已引进刚兴起的婚礼照相；新郎有穿长袍马褂的，有穿西装洋服的；来宾的交通工具有

汽车、摩托车、洋车、自行车，甚至还有骑驴、马以及牲口拉来的大车，混停在新婚人家门前……

老济南幡杠铺包办花轿、旗子、民乐

应该说，新式婚礼是时代的进步，大势所趋。而老式婚娶礼制亦推陈出新。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老济南的婚俗情景在许多地方新志中都有记载。

《1927济南快览》中记录到：“民国光复，新婚改良，于是结婚与订婚，均有新旧之分。济南婚

姻多采用旧式，除侨居与少数之学子外，鲜有用新式者。然既用新式，大都与各埠镇无甚差别：押聘礼、订婚期、迎嫁妆、成婚礼、祭祖先、拜公姑、回家门、谢宾客、拜岳家、会亲亲”；《1934济南大观》着重介绍了当年的新式婚俗：“新婚礼较旧婚礼简单。在结婚之前，男女交换订婚戒指，多以金属钻石或刻名交换。结婚时多在公园、公馆、饭庄等处门首悬灯结彩或高扎松坊彩门者，庭设礼案。以新式结婚手续进行迎娶，不用花轿而用花马车、花汽车，前有西乐或雅乐导引，再新夫妇立礼案前，证婚、主婚、介绍人立案后。司仪员照秩序礼单唱节举行”。

值得推荐的信息还有二位老友秦若岩先生《济南旧习俗之婚嫁》、孟庆筑先生《回忆旧济南之昔日济南的婚俗》两篇文章，对迎亲的各种事项讲得很详细。孟文称：“过去有专门为红白喜事服务的行业，济南叫幡杠铺，一切需要的旗子、花轿、大锣、民乐以及人员等都由店铺包办。另外也有出租载客马车以及军乐队的服务行业”；秦文则谈到迎亲以后重要活动之一：“闹房，即闹洞房，可以活跃吉日欢乐的气氛，借机显示家庭人缘好宾朋满座，同时增进了亲友邻里的情感等。此俗早有，现今犹存”。

【流光碎影】

□张稚庐

时光过得真快，像夏夜的闪电，像清晨的流星，不知不觉便将一个人可爱的童年带走了。谁也不能使年光倒流，只有拍着记忆的翅膀才能飞回那梦幻浮云般的岁月。当年，散布在济南街上那些一两间门头的小人书铺就足堪回忆。

那时物质匮乏，儿童生活更是单调，幸而有了小人书这一神秘、有趣、博学的玩伴。小人书的正名叫“连环画”，是很古老的一种艺术形式，现在发现最早的连环画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故事画。清末时石版印刷发达，连环画多起来，如上海出的《点石斋画报》，艺术已经纯熟。上世纪20年代末，出现了有声电影，受之影响，连环画中的人物开始“开口”说话——人物口里像吐出块云彩，说的话就印在里面。这种图文并茂的连环画遂大受青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连环画红火起来。济南的小人书铺每半个多月就能进八九本上海新到的小人书，不独儿童爱看，也吸引了一些成年人，租上三五本小人书拿回家去看，可消磨半日之闲。

逝去的小人书铺

小人书铺更是儿童们流连的好去处。我读小学时，离学校很近的一条小街上，有一个小书铺，浅浅的两间门面，迎门是个挂在墙上的大书架，上面平摆着几百册小人书。下午放学后，我隔三差五到这里来，把买早点剩下的零钱，倾囊掏给那个戴黑边老花镜的秃顶老人，他总是温和地说：“看什么自己去挑，高处的我给你拿。”我站在书架前浏览，一页页彩色封面，宛若一扇扇虚掩的小窗，每打开一扇，都将我带进一个新奇有趣的世界。

小人书可分两类：一类取材于历史故事和古典文学，如《列国》《三国》《封神演义》《聊斋》等，一部古典文学可有二三十册小人书，一本连一本，陆续出版。另一类是武侠故事，《夜半飞头记》《七剑十三侠》等。我曾对这类书沉湎一时，新书一到，必先睹为快。这类书看多了，深受影响，想长大后做个游侠，四海为家，除恶助善。记得有一年冬天，放学后去书铺，恰巧新到了《三侠五义》中的“五鼠大闹东京

城”，十分热闹，便一本一本看起来，看得着了迷，冬日苦短，不觉外面天已昏黑，且飘起纷纷扬扬的大雪。大概吃晚饭的时候了，仍在灯下看。忽然，先母拿着一把伞找来，接我回家。出门才发现路上已铺了一层皑皑白雪。先母一手撑伞，一手领着我，她没数落我一句，只是说：“你看，凉得小手冰凉！”幽巷无人，静悄悄的，昏黄的路灯下只有母子踽踽而行，留在雪地里两串鞋印。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幕宛若眼前。先母早已弃养，走笔至此，不禁感到风木之悲。

有的小人书画得真好，人物神采奕奕，三四寸之间可容五六个人马，须眉清晰，衣纹飘逸。景物有的以简胜繁，几座远山，一缕近水，使人觉得明净荒寒，天高野阔，饶有意味。及至成人后才知，上海画小人书的也有名家，如朱润斋、周云舫等，甚至出了“四大名旦”——沈曼云、赵宏本、钱笑呆、陈光镛。还有“南顾北刘”（顾炳鑫、刘继卣）等名家。他们的作品让人爱不释手，百看不厌。王叔晖的《西



秋柳园杯 诗歌征文
投稿邮箱:lixiaohige@163.com

剪子巷(外两首)

□郭廓

那天 我漫步在古老的剪子巷
一不留神 踩破一片旧石板
汨汨 地下冒出一泓清泉

惊讶中 撩起湿漉漉的裤脚
转身躲入一家普通四合院
嫩绿的柳絮撒落我两肩

伸手轻轻抚摸
竟然抓住
鸟鸣一串……

此刻 我的心浸泡在清醇里
诗笔饱含对大地感恩的灵感!

芙蓉街

历下一串古老璀璨项链
泉城一帧现代靓丽名片

关帝庙有崇尚英杰的香火
王府池子的金鱼令人惊艳

民俗文化街节日游客爆棚
百年老建筑有品不尽的内涵

一街香醇的美食
一街济南人火热的情怀

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流连忘返……

舜井

舜耕历山的古老传说
闪烁在深邃的清波中
千万年熠熠生辉

吮吸着千冽的乳汁
大舜的历代子孙
繁衍创造奇迹的智慧

历下一眼不老泉
是东方哲人酿造的美酒
将历代风云人物陶醉

洗涤被世俗污染的心灵
——掬一捧圣洁之水

百花堤(外一首)

□郭光明

是谁躲在柳梢上
躬下身来
伸出岁月之手
打捞着长堤的影子

月光，一不留神
湿了花们
含羞的眼脸

铁公祠

立而不跪，风骨
依然如铁

顶破了明朝的天
立起了一座忠义的大殿

大明湖畔，仰望
铁钹。海棠花依然

凭吊是一种痛
此时的明湖，风轻软

本版投稿邮箱：
qlwbxujing@sina.com